

中華民國抗日戰爭中， 海軍官兵之英勇事蹟與貢獻

王志鵬、余元傑

提 要：

- 一、適逢甲午120周年，中共不僅積極面對甲午的議題，亦致力抗日戰爭闡述之話語權；反觀我校園內年輕一代對抗日戰爭史較少涉獵，大眾傳媒更奢於論述，鑒於「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期望能藉由海軍先烈之艱苦英勇事蹟，激發臺灣年輕一代多瞭解抗日戰史，並激勵海權發展之熱誠。
- 二、戰前中日海軍主戰兵力，若包含已建造和建造中的艦艇，我海軍兵力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27.4%)，總噸位僅為日本的4%；尚不包括「陸基」和「艦載」航空隊空中兵力¹；兩者海軍兵力極為懸殊。
- 三、本文所述的「海州灣鎮海穿山布雷(沉船阻塞)封鎖作戰」、「長江下游遮斷作戰」、「襲擊日本海軍艦隊旗艦出雲號」，和「江陰防守」我海軍主要艦艇之「防空作戰」等英勇事蹟，僅是我海軍抗日戰爭時的鳳毛麟角，期待更多有志學者或青年進一步去深入研究，以發揚我中華民國海軍前輩「面對艱難、以寡敵眾、奮戰不懈、慘澹經營」的精神，持續激勵後起之士發揮「愛海軍、知海洋、護海權」之職志。

關鍵詞：海權、國民黨、甲午戰爭、抗日戰爭史

壹、前言

近年，中國大陸積極於「經營海洋，強化海權」的政策與推展。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海洋強國」戰略，隨即由海軍裝備研究院科技人才圍繞此戰略展開熱烈討論²。(中共總參謀部頒發《2013年全軍軍事

訓練指示》，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要緊緊圍繞「能打仗、打勝仗」的目標……按照實戰要求檢驗衡量訓練成效。³)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建設海洋強國研究進行第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海洋興國」理念：「要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推動我國海洋強國建

註1：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元月)，頁582-585。

註2：毛俊、吳超、方高明，〈海洋強國戰略吹響奮進號角〉，《解放軍報》，2012年11月23日，版1。

註3：「總參部署新年度全軍軍事訓練工作，按實戰要求組織訓練檢驗成效」，《解放軍報》，2013年1月14日，版1。

設不斷取得新成就。⁴」

自2012年日本片面將「釣魚台國有化」之後，中共即積極回應，並展開主動性掌握。回顧1894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此國恥今年又逢歲次甲午之年，再度引發熱烈討論；中共不僅積極面對甲午120周年的議題，亦致力抗日戰爭闡述之話語權。如2014年2月中國大陸經過立法的形式，從國家層面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並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美國知名學者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熊玠認為，中國大陸政府設立這兩個國家紀念日，是對日本首相與其他官員一再參拜靖國神社，以及不肯面對歷史真相提出的一個強大警告，是很有建設性的舉動⁵。

反觀我國，在當時隨國民政府來臺的一代日漸凋零下，隨著時代的變動以及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年輕的一代高度沉溺民主自由之後的成果，有興趣閱讀和研究抗日戰爭史的人逐漸變少，致使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內涵或篇幅也逐漸降低，臺灣年輕世代對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幾乎知之甚微。有鑒於此，個人撰寫本文，主要依據中華民國海軍所公開之官方文獻⁶，經由整理闡述來呈現，期望藉由過去海軍先烈之艱苦英勇事蹟，激發

年輕世代能多瞭解海軍抗日戰史和對海權發展之重視。

貳、對日抗戰前海軍兵力對比

從現代兵學的思維觀點，針對整體戰力(兵力)的評估，現任國安會諮詢委員，前清華大學鍾堅教授就曾清楚說明這樣一個關係，其於2005年國防研討會上提出，就其研究專案所獲得結論，戰力方程式可區分為3項：有形戰力B(即通稱的軍力，指武器裝備、載台、兵力配置等)，無形戰力S(指士氣、軍人武德、戰志等)及戰力綜合運用a(指用兵藝術，指揮官特質等)。戰力F等於有形戰力與無形戰力加乘後，再以戰力綜合運用指數去指數運算，即 $F = (B \times S)^a$ 。其中B可量化，S不能量化，a無從量化⁷。

不過，若就此來進行對日抗戰前海軍兵力對比的分析，很可能非常複雜，不僅可變因素多，分析起來也非篇幅所容許，更會導致本文之論述重點錯置，因此對於戰前中日海軍的「發展與演進」、「組織形態與編組」、「教育與訓練」、「分遣與部署」、「裝備與後勤」等，在此就不贅述⁸。因此，個人採用簡單化的敘述和比較，以提供讀者快速的瞭解。

一、中國海軍之兵力

註4：「習近平：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推動海洋強國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新華網，2013年7月3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31/c_116762285.htm

註5：「美學者：中國將設國家紀念日是對日本的強大警告」，中國新聞網，2014年2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2-26/5887433.shtml>

註6：主要係民國83年(1994年)由當時海軍總司令部所發行，柳永琦編著的《中華民國海軍近代戰史》上、下二冊，共計2,007頁。

註7：鍾堅，〈軍購、國防與安全—專業軍購與反軍購：傲慢與偏見〉，發表於「戰略社群圓桌對話」(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主辦，2005年4月9日)，頁25。

註8：此部分詳細請參閱：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元月)，頁49-547。

表一 中方戰前海軍主、輔作戰艦艇數量、噸位、所佔比例分析

類別	艦型	數量	數量比	噸位	噸位比
主戰艦	巡洋艦	6	4.6%	18,950	24.8%
	輕巡洋艦	2	1.5%	3,000	3.9%
	驅逐艦	2	1.5%	780	1.0%
	砲艦	34	26.2%	21,219	27.8%
	淺水砲艦	31	23.8%	5,220	6.8%
	佈雷艦	1	0.77%	1,000	1.3%
	砲艇	14	10.8%	4,290	5.6%
	魚雷艇	21	16.2%	869	1.1%
輔戰艦	練習艦	4	3.1%	7,820	10.3%
	運輸艦	7	5.4%	10,480	13.7%
	測量艦	6	4.6%	2,480	3.3%
	雷駁	2	1.5%	180	0.2%
共	計	130	100%	76,288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元月)，頁560-561。

民國26年之前，我海軍的發展與建立，由於受經費欠缺，甚少新兵力的補充汰舊，海軍整體組織系統的整合形態，亦因環境影響而無法達成制式化。迨抗戰爆發，海軍在政令上仍然未完成統一，致兵力分散於四部；有屬於中央海軍部之第一、二艦隊，有屬於東北地方之海軍第三艦隊，在南方有屬於廣東江防司令部所指揮的原海軍第四艦隊，而在長江江陰地區，復有以電雷學校為主的海軍兵力⁹。

上述的四部兵力，即民國26年我海軍的全部實力，當時以海軍部直屬各艦隊所轄艦艇為主，其他三部兵力為輔，總計全部大小艦艇共130艘，總噸位為76,288噸，各艦隊兵力則因任務與性能分配部署在各個不同的防區，分布於全國¹⁰。中方主、輔作戰艦艇數量、噸位、所佔比例分析(如表一)。

二、日本海軍之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列強對於無限量擴充軍艦皆感困擾，因此先後陸續簽定條約以做約制，1930年(民國19年，日本昭和5年)，日、英、美三國在倫敦會議締結「海軍條約」，約制各國艦型之數量比，延長禁止建造主力艦之年限，以及潛艇之使用限制¹¹。1932年(民國21年，日本昭和7年)在日內瓦召開一般性國際聯盟裁軍會議，但主要議題「海軍問題」始終無法獲得妥協，進而於1935年(民國24年，日本昭和10年)，日、英、美、法、義等五國召開第二次倫敦會議；1936年(民國25年，日本昭和11年)在華盛頓召開日、英、美、法、義等五國裁軍會議，締結「海軍條約」，規範限制各國可建造軍艦的數量、質量與噸位；不過，於1936年(民國25年，日本昭和11年)七七事變之前，日本聲明廢除一切條約，該年底其海軍軍備即開始毫無顧忌大肆擴充¹²。當時日本海軍

註9：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元月)，頁559。

註10：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560。

註11：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574。

註12：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573-575。

表二 日本戰前海軍主、輔作戰艦艇數量、噸位、所佔比例分析

類 別	艦 型	艦 齡 內		依條約規定超齡 但使用艦艇		已造艦艇		建造中 艦艇
		艘數	噸位	艘數	噸位	艘數	噸位	艘數
主 戰 艦	主 力 艦	9	272,000	0	0	9	272,000	2
	航 空 母 艦	4	69,000	0	0	4	69,000	2
	一 級 巡 洋 艦	12	108,000	0	0	12	108,000	0
	二 級 巡 洋 艦	13	72,000	8	36,000	21	107,000	4
	驅 逐 艦	70	96,000	32	30,000	102	126,000	12
	潛 艇	44	62,000	15	13,000	59	76,000	3
	水 上 飛 機 母 艦	0	0	0	0	2	31,000	3
	潛 艇 母 艦	0	0	0	0	5	31,000	0
	佈 雷 艦	0	0	0	0	6	20,000	0
	海 防 艦	0	0	0	0	7	55,000	0
	砲 艦	0	0	0	0	10	5,000	0
	水 雷 艦	0	0	0	0	8	4,000	4
	掃 雷 艦	0	0	0	0	12	7,000	0
	佈 雷 艇	0	0	0	0	5	2,000	1
	驅 潛 艇	0	0	0	0	3	1,000	3
輔 戰 艦	修 理 艦	0	0	0	0	1	20,000	0
	運 輸 艦	0	0	0	0	13	168,000	2
	破 冰 艦	0	0	0	0	1	2,000	0
	測 量 艦	0	0	0	0	1	2,000	0
	靶 艦	0	0	0	0	1	16,000	0
	練 習 特 務 艦	0	0	0	0	2	20,000	0
共 計		152	679,000	55	79,000	284	1143,000	3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臺北：海軍總司令部，1994年元月)，頁578-580。

兵力計有「海軍聯合艦隊」(主要有第一、二、三艦隊)、「陸上航空隊」和「艦載機」三大部分，日本於1937年(民國26年，日本昭和12年)6月其主、輔作戰艦艇數量、噸位、所佔比例分析(如表二)。

三、雙方兵力之對比

由前述比較即可知，單就戰前當時中日海軍主戰兵力而言，中方數量上僅為日方的一半(54%)，且噸位遠不及日本，僅為日本的7.3%，當然性能遠遠不及；若包含已建造和建造中的艦艇，中方海軍兵力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27.4%)，總噸位僅為日本的4%；此尚不包括「陸上航空隊」和「艦載機

」之兵力¹³；兩者海軍兵力懸殊，真的是天壤之別！

參、國軍海軍官兵之英勇事蹟與貢獻

一、海州灣鎮海穿山布雷(沉船阻塞)封鎖作戰(民國26年)

(一)態勢

1937年「七七蘆溝橋」後，緊接著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兵力快速向我東南沿海集結，由於我海防兵力薄弱，自無法與日本海軍對抗，我國沿海各島嶼與和國土沿岸制海權，即已喪失殆

註13：柳永琦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582-585。

盡。為求阻擾日本海軍挺進，唯一途徑只好退而求其次，仰賴第二線的海岸要塞以做為國土防禦的屏障。但是海岸要塞之對敵作戰，為純粹的防禦態勢，而要塞陸地正面之防禦，亦需要海上正面同時予以部署配置。惟海軍艦艇兵力已經無法達到這樣效用，只能退而求其他方式，因此「沉船阻塞與布雷封鎖」是唯一的手段。蓋在此戰事緊迫之時，日本海軍無法有充裕的時間清除航道，其艦隊行動將被限制，艦隊無法挺進我港灣內，就無法達成侵入我海岸要塞之任務，這也能迫使當時日本快速主動的軍事行動轉為被動的地位¹⁴。

當時軍事委員會有鑒於此，為防止：「日本海軍艦隊的進攻，以掩護其陸軍部隊登陸，威脅我沿海腹地，以遂行其破壞或佔領我沿海重要城市，減弱國軍對日抗戰之意圖」。於是責成當時職掌電雷學校教育長歐陽格，負責阻塞與封鎖各港灣之作戰任務，並著手計畫盡力籌措上項作戰任務所需之水雷器材與船舶¹⁵。

（二）手段

沉船阻塞區域北起海州灣連雲港，南至鎮海口、穿山，及乍浦與橄浦等處；鎮海甬江口及大榭山(穿山)沉船堵塞範圍為綏遠台北端，至安壤台東北約80度灘邊，橫跨江面之線。威遠台山下小港口，大榭山西南北渡口附近，橫跨水面之線；大榭山東南上頭村

至正南方淺灘北端，橫跨水面之處，及正南方淺灘南端至正南方岸邊，橫渡水面沿線。上述各處沉船以舊商船和水警船，先沉於水中深處，近岸淺處及商、警船之間空隙，則用寧波航海帆船填塞，各船沉前均裝載石塊和沙礫，以及水泥滲入，以確保沉船不受水流潮汐的影響¹⁶。

布雷封鎖地區為北之海州灣，南之鎮海口，及杭州灣乍浦與橄浦之間，此一地區之港灣，就軍事觀點而言，或屏衛蘇北，或翼障浙東，皆有鐵路水道可通內地，如操之在我則攻守咸宜，反之在敵則進退失據。因此，為有效阻止日本海軍艦艇由海州灣起，至浙江穿山止之海岸線駛入，掩護日軍陸軍及物資登陸，以遂行其速戰速決目的，因此有必要予以布雷¹⁷。此外，為強化沉船與布雷的效果，再於各沉船與布雷之間隙處，加設攔河鋼纜，以及由稅警總團工兵自製之58公斤水雷¹⁸。

（三）貢獻

此區域沿海防務的加強，就對日抗戰初期之整體戰略而言，確實阻止日本海軍長驅直入進入內河作戰，並防止日本海陸軍進行聯合的攻勢。而就後續整體抗日部署，蓋海州灣若在我，則隴海線無東顧之憂，日軍不致於由海州直趨徐州，與津浦線平原以北日軍合而為一，敵勢就不會坐大；乍橄浦在我，則杭州可保，日軍不致沿滬杭、蘇嘉鐵路

註14：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71。

註15：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71。

註16：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71-672。

註17：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72-673。

註18：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87。

及京杭國道，威脅我在京滬線上作戰部隊之側背，直接衝擊南京的安全¹⁹。

二、長江下游「遮斷作戰」(民國26年)

(一)態勢

海軍對日抗戰的軍事行動，在華南方面，江海防務是由第四艦隊兵力負責。自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兵力，很快由沿海伸延到粵海地區，並肆意橫行，襲擾我沿海重要城市，阻擾海上交通線。第三艦隊航空母艦「能登呂號」則長泊唐家灣附近海面，逐日以艦載日機，轟炸粵漢、廣九兩鐵路及各大城市，佔領我粵海三灶、荷包、萬山、橫琴等各島為基地建築機場，並派艦不時向我虎門射擊，企圖作進攻華南的行動態勢²⁰。

(二)手段

我駐華南粵桂江防部，為加強華南沿海防務，動員集中所有可用之艦艇兵力，後勤給養採取分散、結合民間隱藏方式，並由空軍偵察機協助提供情資，伺機襲擊日本海軍大型艦艇。一面檢派執信軍艦艦長李錫熙率領「執信、堅如、仲元、仲凱、飛鵬、湖山」等六艦艇襲擊於三水、馬口和崗根的日軍，並遏阻其艦艇沿江侵犯，此役經過長達二個小時激烈的砲戰，除將日軍工事及砲陣地摧毀，並擊斃日軍數十名。不過，執信艦亦不幸中彈沉沒，艦長李錫熙、副艦長林春忻二人身先士卒陣亡，全艦官兵傷亡過半，其餘

堅如等艦亦中彈，人員均有傷亡²¹。

此外，由於江陰為日後日艦溯江西上之必經之路，為阻擋日艦後續深入，亦計畫進行長江下游「遮斷作戰」。在蔣委員長親令下，8月11日海軍部長陳紹寬親率平海、寧海、海容、海籌、應瑞、逸仙等艦，馳赴江陰，一面備戰，一面進行江陰堵塞工作。8月12日犧牲12艘海軍艦艇，以及商船等31艘，完成「遮斷作戰」主要工作²²。

8月26日我海軍於拆除江陰下游航路標誌工作中，噉日測量艦遭遇3艘日艦攻擊，在日軍航空隊的協攻之下，該艦遭擊沉，該艦列兵戴貴生、謝仁仁殉職，此為海軍江陰遮斷作戰首先壯烈犧牲者。10月3日我青天測量艦亦在龍梢港執行是項任務時，遭日軍攻擊沉沒，書記員陳明超殉職²³。

(三)貢獻

粵東為我東南海重要門戶，且為我當時唯一能獲得海外物資支援之途徑，如粵海遭受日本海軍控制，則對於日後抗日作戰的軍事行動，自亦蒙受相當不利之影響。故在日軍進攻我華中尚未得手，絕無餘力同時發動華南大戰之前，為防範日本海軍進犯廣州，因此採取此若干作為，最後竟致使日艦不敢輕舉妄動，悄然轉移²⁴。

淞滬作戰是抗日戰爭初期最重要的戰役，自民國26年8月13日開始至11月下旬，中日雙方激戰達三個月之久，日軍使用兵力除

註19：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87。

註20：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91。

註21：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91-693。

註22：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96-698。

註23：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04。

註24：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691。

陸軍約十個師團外，並配備重砲兵與輕重戰車部隊及空軍，更以絕對優勢的海軍支援地面作戰；日本海軍除聯合艦隊原有的第三艦隊外，並再派遣第一艦隊支援；我海軍在此絕對劣勢下，仍然慘烈完成江陰「遮斷作戰」任務，迫使日本海軍無法順利溯江西進，其海軍兵力作戰面反被侷限於吳淞黃浦江一帶，也就此限制了日本軍事進攻行動，使淞滬作戰雙方激戰達三個月之久，達成國軍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持久的目的，同時也粉碎日本「三月亡華」的夢想²⁵。

三、襲擊日本海軍艦隊旗艦「出雲號」(民國26年)

(一)態勢

當日軍進攻平津，上海情勢同時日趨緊張，8月13日國軍87、88師已推進上海附近；日軍隨即以步、砲及艦砲向國軍射擊，該二師以迫砲還擊，戰役隨即展開。對此軍事委員會對海軍的指導為：一、封鎖江陰水道；二、協同陸軍作戰，如日軍進入長江下游，企圖強行登陸或兵力轉用時，須盡力攻擊之，縱有犧牲亦在所不惜²⁶。

當時所有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兵力，還包括第一、第二戒備部隊艦艇都雲集於上海吳淞口外及繫泊於上海港內浮標碼頭等處備戰，同時編組第三戒備隊之第三水雷戰隊兵力，於15日夜抵達長江口，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排水量9,180噸)則靠泊於鄰近日本總領事館的日本郵船虹口碼頭擔任警戒。上

海情勢因吳淞口外日本海軍艦隊艦艇迅速集結，艦艇不尋常活動增加，充分顯示將有所行動²⁷。

當時軍事委員會衡量緊急情勢，認為有必要發動奇襲，如能摧毀敵一艘航空母艦，即可減少敵航空兵力四分之一實力，若能摧毀敵主力戰艦或大型巡洋艦一艘，亦可使敵海軍力量大為減弱²⁸。

(二)手段

14日晚由魚雷快艇102艇艇長胡敬端與171艇艇長劉功隸兩人，奉令偽裝該兩艇成為民船，由江陰黃泥港出發經無錫，進入太湖，經蘇州、松江於15日潛駛至上海龍華，惟171艇中途因故無法到達。然16日晚仍由快艇大隊隊附安其邦登102艇率艇長胡敬端，自新隆華主動出擊。該艇曲折駛過十六舖江面三道沉船堵塞線，並避開江上日本第三艦隊擔任警戒砲艇之監視，直向陸家嘴方向急駛而去；當時在公共租界處江面，泊有英、美、法、義等國軍艦，艦上燈光照射江面形同白晝，而蘇州河以下則一片漆黑，102艇在傍過英、美、法、義等國軍艦前駛，因由明入暗造成視線之影響，在高速衝越所泊江面日軍驅逐艦時，遭日艦發覺當即向102艇發砲射擊，該艇隨及加速穿越，直駛目標出雲號，在接近約300呎時，採頂角50度瞄準連續發射2枚魚雷，命中爆炸。同時出雲號亦以快砲猛烈掃射，該艇以極度左後轉脫離駛返，惟在駛返過程遭日艦密集砲火攻擊

註25：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41。

註26：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67。

註27：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67。

註28：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67-768。

，油櫃、機件、船底皆中彈損壞，機艙進水無法航行，乃順勢衝至外灘九江路浦口碼頭附近沉沒。日本海軍以小艇跟蹤追索，該艇官兵將艇上武器拆卸投江中後，泅水離艇，僅學兵吳傑一員受傷，出雲號雖未被擊沉但已重傷²⁹。

出雲號修復後仍然擔任旗艦，我情報得知9月28日第三艦隊各將領將於該艦召開軍事會議，由於上次經驗，日本海軍嚴密防範，並轉移至較安全的位置停泊，我海軍艦艇很難再次接近突襲，因此只能決定採取特工技術專業潛入的方式，由海軍部特別遴選王宜升和陳蘭藩兩位特工兵，攜帶水雷3具，一同潛越春江碼頭，泅水潛泳至出雲號。不過，因該艦防衛嚴密，周邊均以鐵駁圍繞，下布雷網護衛，欲破進艦身，勢必要先將雷網破壞，然後始能潛泳至艦身將雷繫上，再發電爆炸(即可致使出雲號沉沒)。惟我兩員特工兵潛入正破壞雷網之際，為日艦探照燈發現，並派艇搜索，該二人因深感時機緊迫，不得不急予引爆，僅傷及出雲號的艦艉，及摧毀環繞艦旁之鐵駁4隻和小火輪1艘而已³⁰。

(三) 貢獻

我海軍首次襲擊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雖未擊沉該艦但已予以重創，該艦艦艉伸舵損壞無法航行，由其他艦艇拖離至吳淞口整修；日本海軍對於我海軍竟如此主動首次襲擊，極為震驚，因此下令對此類行動高

度警戒³¹。後續採取特工潛入突破進行爆破的方式，雖然也未能將出雲號擊沉，但首次給予重創與再次突破襲擊之作為，在抗日戰爭初期展現我海軍官兵的智慧和勇氣，莫不是給予海軍士氣極大的鼓勵。

四、「江陰防守」我海軍主要艦艇之「防空作戰」(民國26年)

(一) 態勢

「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在「八一三滬戰」尚未開打前，中日海軍實際未有戰場上的正面接觸，7月29日日本向我提出「覺書」，我方由此研判此將是日本發動軍事行動的前奏。日軍發動「八一三滬戰」之前36小時，我海軍部已全部動員，奉令防守江陰的第一艦隊各艦，紛自原泊地駛往江陰，平海艦、寧海艦錨泊於長山江面，兩艦相隔400碼，江陰水域君山附近江面，有通濟、大同、自強、德勝、威勝等5艘艦艇，另外尚有商船10餘艘，準備阻塞封鎖江陰之用。海容、海籌、應瑞、逸仙等艦，亦陸續抵達佈防³²。

8月12日江陰封鎖阻塞線完成，8月13日上海中日兩軍開始接觸，日機空襲達數十次之多。日第三艦隊艦艇集結於吳淞港外，雖擁有20倍於我之優勢兵力，卻不敢上溯長江。至9月下旬，日本海軍第三艦隊不耐曠日以待，為突破我海軍艦艇防守，9月22日起遂派遣大量空襲部隊進犯江陰，海空對戰與焉開始³³。

註29：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68-769。

註30：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69-770。

註31：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769。

註32：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15-816。

註33：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16。

(二) 戰況

1. 平海艦之作戰：

平海艦為駐防為江陰第一艦隊司令旗艦，成為日機主要攻擊目標。9月22日首批日機30餘架分三面環攻，在高射砲與機槍反擊下，投彈未成功；第二批日機飛向平海左舷大量投彈，炸毀艦繫艇桿，艦艏艙間破裂進水，艦艙多處中彈，艦長高憲申於指揮時腰部中彈重傷；第一高射砲指揮見習生孟漢霖，腦部中彈陣亡；第二高射砲指揮見習生高昌衢、槍砲上士陳得貴、二等兵鄭禮湘均遭彈片擊中陣亡；一等砲兵周兆發遭彈片擊中右脅後，再橫貫右臂仍堅守砲位忍痛力戰，直到人員補充到位後不支倒地，經搶救無效殉職；艦艙機槍因發射過熱故障，上士張玉成冒險修理，中彈重傷；中士嚴祖冠奮勇馳向接替槍位，中彈身亡；第二批日機離去，隨即又有10餘架日機飛臨投彈，軍需官葉宗亮、中士張朗惠、下士謝道章、列兵王允吉、黃順億均奮戰中彈身亡，首日總計陣亡11人、輕重傷者23人；所發射砲彈計265發、機槍彈4,000餘發，日機則遭我擊落5架³⁴。

9月23日日機72架來襲，由副艦長葉可鈺指揮，機槍指揮劉馥，當機槍發射逾量運轉不靈時，仍堅守部位且戰且修，當槍架縱軸被炸斷，仍自充射手，手持無架之赤熱機槍，雙手遭灼仍奮力持續發射，上士歐陽順冒險協助，進而擊落日機4架；由於艦艙中彈進水，運彈手任慶鑾、景鈺等涉險搶救；終在彈藥用盡，艦體重創傾斜20度，全艦爭

先堵漏狀況下，副艦長葉可鈺率員督促趕卸槍砲與重要機件後棄船，平海艦沉沒³⁵。

2. 寧海艦之作戰：

寧海艦為平海艦之姐妹艦，23日大批日機來襲，日機2架遭我擊落，激戰中航海員林人驥遭彈片穿腦身亡；艦長陳宏泰於指揮作戰中腿部遭破片擊中重傷，仍堅守駕駛台；該艦前桅右後方遭日機炸中，擊損右魚雷砲一座，下駕駛台及海圖室一角、水櫃、煙囪一部、舢舨4艘同時遭摧毀；爐艙前後風機後機艙均告進水，至此寧海艦官兵死傷過半，高射機槍全被擊毀；飛機亭又突告火警，副艦長甘禮經率員灌救，旋遭日機低飛投彈，寧海艦於發射最後一枚砲彈後終告沉沒。此役日機向寧海艦投彈150餘枚，該艦發射砲彈700餘發，高射機槍彈15,000餘發，擊落日機4架，寧海艦官兵15人死亡、49人輕重傷³⁶。

3. 逸仙艦之作戰：

平海艦、寧海艦相繼沉沒後，司令陳季良改以逸仙艦擔任旗艦繼續堅守。9月25日於江面監視警戒時，日機16架來襲戰鬥展開，日機投彈20餘枚均未炸中，惟該艦僅存砲彈99枚；復日機再次圍攻，該艦存彈用盡之際，機動變換方位，以艦艏砲先後擊落2架日機，此時逸仙艦已經多處中彈，艦身左傾，經堵漏無效而沉沒。此役逸仙艦官兵14人死亡、14人輕重傷。然當逸仙艦戰況緊急之際，建康、青天、江元、仁勝、崇寧等艦艇聞訊馳援，其間建康艦艦長齊粹英、副艦長

註34：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16-817。

註35：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17-818。

註36：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19-820。

嚴又彬於指揮作戰時重傷，官兵9人陣亡、28人輕重傷³⁷。

4. 應瑞艦之作戰：

8月12日應瑞艦奉令隨第一艦隊駐守江陰，即陸續遭日機襲擊，均予擊退。9月20日兩架日機逼近投彈，落於前段右舷水中，傷及士兵2名，艙面與前爐煙囪被彈片洞穿10餘處；22日日機15架來襲，中爐艙被炸(震)漏水，彈片穿破左魚雷砲和魚雷，前桅及艙面被彈片洞穿10餘處，官兵3人受傷；隨後奉令轉往南京，沿途且戰且走；10月10日復遭日機7架來襲，激戰中左前段煤艙中彈、前駕駛台右油櫃亦中彈起火、正艙護間又中3彈，炸透下層多處起火，右前段進水；後駕駛台左側及右前先後再中彈，總水管炸裂，火勢難以控制延燒至前彈藥艙，艦身向右傾斜，最終沉沒。此役傷亡慘重，全艦官兵計20人陣亡，59人輕重傷³⁸。

(三) 貢獻

在敵我海軍艦艇20倍眾寡懸殊的兵力之下，日本海軍第三艦隊仍不敢冒然駛往江陰；然而在日機輪番襲擊之下，我海軍艦艇官兵仍不畏生死、英勇奮戰，最後因為官兵傷亡過半、彈藥用盡、艦體遭受重創之後，經再三搶救無效而沉沒，戰況之慘烈令人難以想像，但也讓我海軍體驗、印證(明)在海空作戰對抗中「制空權」之重要性。

肆、結語

適值甲午120周年，中共積極於抗日戰爭話語主導權之際，中華民國海軍與臺灣年

輕一代對過去抗日戰爭史事之冷漠(或是沒興趣)，是導致作者積極撰文的目的，此文沒有深奧的學問或理論，只不過期望引起年輕一代對這段抗日歷史，中華民國海軍艱苦運籌的情境，能夠多去體認多去發掘。坊間或多讚揚歌頌海軍名將事蹟，然若干海軍抗日英勇事蹟卻常存在基層低階官兵之間，仍有賴年輕一代多去發掘多去體認。

文內所述「海州灣鎮海穿山布雷(沉船阻塞)封鎖作戰」、「長江下游遮斷作戰」、「襲擊日本海軍艦隊旗艦出雲號」和「江陰防守」我海軍主要艦艇之「防空作戰」等，對於這些所闡述之事蹟，只不過鳳毛麟角，僅是憑藉個人的觀點，依據中華民國海軍官方所公開的文獻，概略列舉出抗日戰爭初期部分先烈的英勇事蹟，其僅為相關史料文獻的萬分之一不足，還遺留相當大的部分有待後續機會再行補述，亦或期待更多有志學者或青年進一步去深入論述，以發揚(過去)我中華民國海軍前輩「面對艱難、以寡敵眾、奮戰不懈、慘澹經營」的精神，持續激勵後起之士發揮「愛海軍、知海洋、護海權」之職志。



作者簡介：

王志鵬先生，備役海軍上校，海軍官校78年班，私立高雄義守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暨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現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博士。余元傑先生，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於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註37：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21-822。

註38：柳永琦 編著，《海軍抗日戰史(上冊)》，頁822-823。